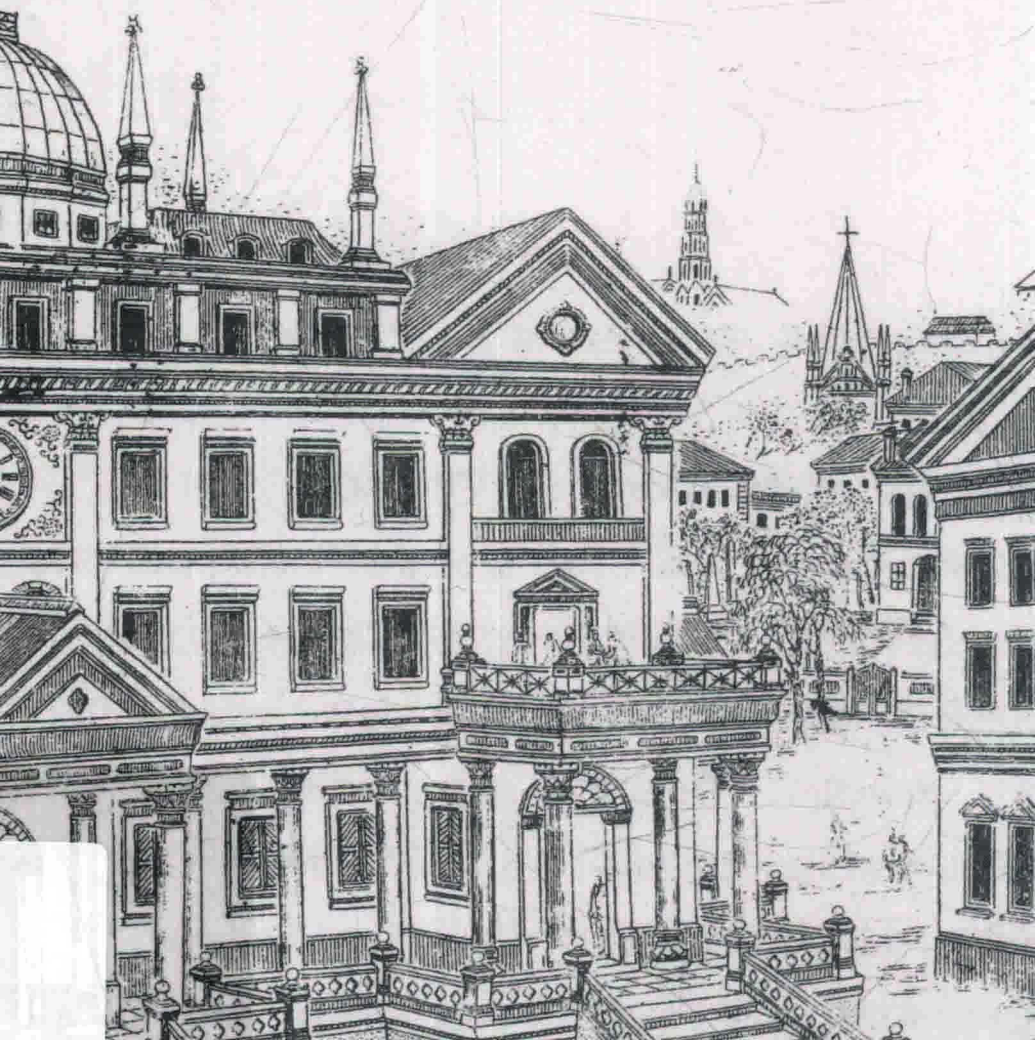


“无上” 文明古国

郭实猎笔下的大英

莊钦永 编著



“无上” 文明古国

郭实猎笔下的大英

莊钦永 编著

新跃人文丛书

总主编 郭振羽

“无上” 文明古国

郭实猎笔下的大英

阅 览



八方文化创作室

编 著

莊钦永

企划编辑

潘国驹

责任编辑

何华

封面设计

莊钦永 张伶

排 版

李丽芳

出 版

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461 Clementi Road, Singapore 599491
www.unisim.edu.sg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发 行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联 络

65-64665775
chpub@wspe.com

印 刷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初 版

2015年3月

国际书号

978-981-4667-21-0 (pbk)

定 价

S\$22

版权所有

新跃大学 八方文化创作室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跃人文丛书

总主编 郭振羽

副总主编 符诗专 罗福腾

丛书编委会委员

- | | |
|-----|-----------------|
| 符诗专 | 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
| 郭振羽 | 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
| 李国英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 罗福腾 | 新加坡新跃大学中文课程 |
| 王润华 |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
| 徐兴无 | 南京大学文学院 |
| 周建渝 |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
| 竺家宁 |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 |

《新跃人文丛书》总序

总主编 郭振羽

《新跃人文丛书》面世了。

这套丛书，是由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组织编辑、由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以“文化中华”为主轴的学术系列专著。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于2012年元月。中心成立的宗旨，就是透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著、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 and 了解。

在研究方面，中心成立伊始，即确定下以“文化中华”为主旨的研究方向；强调不以政治实体或者地理位置来定义“中华”二字，而是以源起于中华大地、流播到五洋七洲的今日华夏文明作为“文化中华”的定位。这么一个“中华”，不是一个局限于地理意义的“中华”。身处世界各个不同角落的炎黄子孙都有自己在地的关注和思考。这样的关注和思考理当受到尊重和珍惜。因为只有这样多元、有容乃大的“中华”，才能在全球化、在地化、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二十一世纪中，让以华文来书写学术文章的学人畅所欲言，进而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样的语境下，《新跃人文丛书》要为“文化中华”的多元性尽一份心、出一点力。除了先期推出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华语应用研究、华文教材研究等专辑外，还有望推出其他研究专辑，包括历史、社会、艺术、戏剧、影视、媒体以及华流时尚等涉及中华人文的

课题。我们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举凡与华夏文明选题有关，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亦或是世界各地华人的的人文现象，都会予以考虑，甄选之后纳入出版规划。

“新跃人文丛书”得以顺利面世，是丛书各分册主编、作者以及出版社编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深知，要出版一套学术研究丛书，从选题的确定、作者的写作到出版发行，每一步骤都需要细心安排，慎重处理。我们感谢编委会委员以及各地学者给予的指导和支持。

《新跃人文丛书》是一片新开发的园地。在这块处女地的土壤下，蕴育各种可能，还有待关心“文化中华”的有心人去挖掘、灌溉、开发。中华文学、语言、教育、历史、社会、艺术、传播、流行文化，与全世界有华人存在的国家、社会的各种在地现象相互磨合、变异所产生出来的可能性是难以想像的。

这样的园地不能仅靠少数人来耕耘。它多元的本质，呼唤着更多各地各界卓有研究成就的学者专家参与。我们真诚期待社会各界的专家、时贤能为这一出版计划出谋划策，共襄此举。

是为序。

2012年10月15日

序

苏精

新加坡的莊钦永博士是我认识多年的好友，也是我非常敬重的文史学者。莊博士有着不寻常的工作与治学经历，他自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档案馆，因爱好读书与研究的缘故，从青年时期就在业余投入新加坡与马六甲华人史的研究，除了凭借书面文献进行研究写作，还不辞辛苦地从事田野调查，采集华人先民的墓志碑铭等史料汇编成书。

难得的是莊博士在工作与著述都有成就以后，仍深感学海无涯，于是先赴澳洲国立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再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深造，而于200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担任研究员，直到2009年辞职后，仍专心一志持续研究至今。

近些年来，莊博士专治中国基督教史、汉语新词与清季翻译史，我常在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他发表这些领域的论文，也常在一些专业学报上阅读他的相关新作；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他在最新完成的这部书中，竟然揉合了基督教史、汉语新词与翻译史三个领域的研究，并以郭实猎所撰两种同名异书的《大英国统志》，贯串起这三个相关而不相异的领域，而且其中一种《大英国统志》还是以往人所不知，很可能是人间仅存的“孤本”。我一向知道莊博士为了进行研究，经常不辞道远走访欧美各地的图书馆与档案馆，以探求一般难得一见的图书史料；所谓天道酬勤，他的努力、耐心与眼光确实也得到了不少珍贵的收获，而现在他据以写成这部新书的重要史料——英国利兹大学图书馆所藏郭实猎撰《大英国统志》，正是在类似情况下“出土”的一部珍籍。

莊博士这部新书中的主角郭实猎，不论是在十九世纪前期来华的西人中，或是在中国基督教史上，都是一位角色重要却大有争议的人物。以他基本的传教士身份，郭实猎的初衷或许真想引领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一手分发圣经，一手买卖鸦片，建立“福汉会”又不分良莠招收华人成员，以致熏莸同器；他对西方基督教界则夸大不实报导传教成果，只求捐款多多益善。这些不由正道的行径不久就被同时代的西人揭穿，也遭到后世不少欧美学者的批判，甚至称他为基督教传教史上最惨痛失败的个案。但是，身当其冲的中国基督教史学界，却一直有人代郭实猎文过饰非，只畅论他多重性格中堂皇的一面与“贡献”，却讳言他造成的负面行动与影响。

由于如此厚爱郭实猎的学者至今不绝，也就让人十分好奇莊博士在这部新书中是如何看待郭实猎其人其书，事实这也正是本书上编“‘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二种《大英国统志》研究”要处理的问题。我在读过了莊博士的文稿后，确信他是以治史求真的态度，尽量客观分析关于郭实猎和其书的史料与文本，分别讨论了郭实猎的性格、著书的背景、两种《大英国统志》的互文性与创作技巧、其书内容的真实性，以及选用字词的政治效应等等，并得出八点的结论，为郭实猎及相关研究课题增添了大笔可贵的论述。

本书下编是郭实猎两种《大英国统志》的校注。莊博士改正了郭实猎写作潦草、刊刻校对粗疏的不少错误；也就郭实猎的原文一一标点断句，以便读者阅览；同时还加上了许多注释。这些注释有两个特点：一是广征博引，包含古今中外的各种文献；一是不厌其详，务求达到学者专家与一般读者都能明白的地步。读者在阅览这些校注后，当可以体会到莊博士是花费了极大的心血，才能完成这项看似容易、实则极难的校注工作。

研究著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敬重好友莊博士专心一志的求真精神与成果，乐为写序如上。

2014年10月29日于台北斯福斋

序

邹振环

我与钦永兄的第一次晤面，是2007年春天在香港召开的纪念马礼逊牧师来华二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时我正在校改《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的书稿，而他也正在筹划撰写《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一书，我们相谈甚洽，有许许多多共同的话题。我得知他曾先后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工作，期间曾完成过多种有关新加坡华人史的研究论著，退休后再入南洋理工大学深造，2006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这种特殊的履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曾自比学界的“矿工”，有在浩瀚的沙海中爬梳文献、披沙沥金的爱好，每每在文献沙石中淘出一两种佚文或他人不知晓的版本，常常喜不自胜，谈起这一点，钦永兄与我有强烈的共鸣。以后我们多次在上海、大阪、北京等学术研讨会上相聚，虽然我们都不好酒，但颇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他研究郭实猎有年，收集和整理了这位普鲁士籍传教士的多种汉文著述，此次他在英国利兹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种学界全然不知晓的另一种历史体裁的《大英国统志》（本书中命名为《大英国统志（利兹）》本），并将此历史体裁本与学界熟知的小说体裁本《大英国统志》（本书中命名为《大英国统志（燕京）》本）合并研究，本书上编是这两个不同文本的互文性研究，下编则是上述两个文本的点校和注释。

郭实猎48岁不长的一生，在华活动时间长达20多年，留下了英、荷、德等多种文字著述，其中以汉文著译为最，在全部各种文字的87种著述中，汉文著译多达63种。大多属于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涉及世俗的著述主要有叙述世界史地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

集》和《犹太国史》，介绍西方国际贸易等制度的《贸易通志》和《制国之大用》等，以及反映英国商人对广州贸易制度不满的《是非略论》等。他的大部分汉文著述都由新嘉坡（新加坡）坚夏书院出版。作为普鲁士籍的新教传教士，郭实猎为何要花费大力气来写两本同一书名的《大英国统志》呢？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西方列强”，主要是欧美国家，而英国是西方列强的代表，英国不仅在对华贸易上占有最大的份额，且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也大大先于和大于其他列强。然而，虽然在17世纪初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已经有了英国的介绍，但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人对英国的了解非常有限，起初将英国与“红毛番”的荷兰混淆，视为“红毛夷”，18世纪汉文文献中的“英机黎”、“英吉利”的发音，可能来自葡萄牙语，因此即使关心西方的中国知识人也不大容易将“英吉利”与“红毛夷”辨析清楚。

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在传播西学知识上有一个外人担任传播主角渐渐向华人担任传播主角的转变，和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中国人倾心介绍西学的情况不同，19世纪初中国人还有着强烈的天下观念，这一时期甚至尚未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之处，中国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而之前徘徊在中国“大门口的陌生人”则正在为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四处奔走。虽然1830年代，郭实猎就到处声称“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但大多数传教士仍然清楚这只是危言耸听。为了让大门内的主人了解大门外陌生来客的身份，他们通过行医、兴学、办报、印书等不同的传播西学的方式，积极自荐和互荐。这些来到中国大门口的传教士都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教会教派，很多外国商人还有自己的某些利益的需求，但在打破中国传统天朝中心主义堡垒和化解中国人文明独尊这一点上，这些外人却不谋而合。这是1834年查顿出资邀请怡和洋行雇员郭实猎撰写《大英国统志（燕京）》本的由来，该书究竟刊刻于广州还是澳门，目前尚未确定，而《大英国统志（利兹）》本则经钦永兄考订是1838年底与1839年底之间在新嘉坡（新加坡）坚夏

书院出版的。钦永兄大著所描绘的正是这个西学东渐史初期由外人担任主角并急于自荐和互荐的时代。

郭实猎出生在普鲁士，青年时期求学于德国柏林和荷兰，之后加入了荷兰传教会，并奉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在巴达维亚等地向华人传教。郭实猎性格独特混杂，不到30岁即断然脱离荷兰传教会成为一名独立传教士。他懂得德文、英文和荷兰文，来到亚洲后，又学习了中文、马来文、泰文和日文。他给自己起了笔名叫“爱汉者”，声称自己在过去十多年来已是一个中国公民，为郭姓宗族接纳，改用中国人的姓名。1831年新婚夫人去世后，孑然一身的郭实猎，开始了在华不光彩的间谍生涯。他携带了航海图和测绘仪器，穿上了中国服装，住进了中国货船水手的船舱。在经过厦门、台湾、定海、宁波、上海、天津的一路上，他记录航海路线和港口水域的情报，利用向中国人散发宗教书籍和治病的机会，了解各口岸的民俗风情和经济情报。1832年郭实猎作为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的译员和外科医生到中国沿海作了又一次侦察航行。前后七次沿海航行，使其具有丰富的中国沿海的航行知识，也很快成了鸦片商人眼中的红人，1835年他被聘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之一，后来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并在起草和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时，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些都给这位经历奇特的传教士添上了神秘的色彩，甚至西方传教士内部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假冒伪劣的传教士。我想凡是对近代西学东渐史感兴趣的读者，都会急于打开钦永兄的大著，看一看这位有着复杂经历的传教士，如何用同一个书名写下的两种体裁不同的《大英国统志》。

是为序。

序

宋莉华

郭实猎在基督教来华传教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传奇经历和多重身份，也使得这一历史人物对于研究者极具吸引力。正如李志刚牧师所说，这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不论献身传道、任职官员、教习语文、翻译圣经、著书立说，均有卓越的贡献与成就。他创办的福汉会对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史是郭实猎的年代。”¹

莊钦永先生以其学术敏感性，认识到郭实猎的重要性，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早在2007年，莊先生就发表文章〈郭实猎《万国地理全集》的发现及其意义〉，对藏于英国利兹大学的郭实猎所著《万国地理全集》展开研究，文中谈到该书对魏源《海国图志》的影响十分值得关注。此后，他又发表〈“镀金鸟笼”里的呐喊：郭实猎政治小说《是非略论》析论〉，²将小说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中，将《是非略论》与清代档案进行比读，对其中大量使用“大英国”进行深入剖析，分析了小说文本背后的政治话语。他发表的〈郭实猎《大英国统志》及

¹ Scott Shao-Chi Pan, "An Appraisal of Karl (Charles) Gützlaff and His Mission: The First Lutheran Missionary to East-Asian Countries and China", M.Th. thesis, Luther North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6. 转引自莊钦永，〈郭实猎《万国地理全集》的发现及其意义〉，《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七期（2006/2007年），页2。

² 载张西平主编《国际汉学》第24辑，页72-99。

其中之“大英国”与“皇帝”³，同样对《大英国统志》中使用“大英国”、“皇帝”称谓所包含的政治历史含义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这部著作中，莊先生以比较的视野，对郭实猎以两种体例书写的《大英国统志》展开专题研究和考订。《大英国统志》是郭实猎撰写的全面介绍英国政治、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的书籍。对于中国人而言，英国的意义十分特殊。19世纪中叶正是英国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既不能把它挡在国门外，更不敢小视它。于是一些有思想的中国人迫切地想了解英国，故魏源撰《海国图志》“于英夷特详”。19世纪30至40年代，关于英国的著述不断问世，如萧令裕《英吉利记》（1832）、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略》（1834）、汤彝《啖咕喇兵船记》（1834）、陈逢衡《啖咕喇纪略》（1841）、汪文泰《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4）等。⁴ 郭实猎所著《大英国统志》（1834）与上述著作尽管时代大致相同，但他的身份、文化背景、政治意图、个人意志都制约着本书的写作，因而他笔下的英国与当时中国人对英国的描述与想像显然不同，而与同为传教士的慕维廉在编译《大英国志》时竭力突出基督教的神权意识也有所不同。郭实猎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英国、又从哪些方面去塑造英国的形象以及如何去塑造，成为本书作者重点探讨的问题，也是郭实猎《大英国统志》最值得深究的问题。

对于郭实猎《大英国统志》的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熊月之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黎子鹏教授，都曾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本书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研究版本的稀见性。此前的研究者依据的都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以小说体例写就的《大英国统志》。而本书作者除了对这一常见版本进行研究，还发现了英国利兹大学所藏的散文体英国史地书籍《大英国统志》。其次，本书对两种文体的《大英国统志》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订和互文性阅读，厘清了

³ 2014年6月21-22日上海师范大学“经典的重构：宗教视阈下的翻译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⁴ 参见邹振环，《〈大英国志〉与晚清国人对英国历史的认识》，《复旦学报》2004年第1期。

关于本书写作、出版的诸多疑点。第三，作者在导论中对郭实猎的研究、对《大英国统志》的阐述，多有个人新见，发前人之所未发，值得后来的研究者参考。

除了郭实猎的《大英国统志》，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讨论过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并著有《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史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西方来华传教士所著译的英国历史书籍还多，仅雷振华在1908年编纂的《基督教出版各书书目汇纂》中，就提到不少，如季理斐译《大英十九周新史》、马林译《英民史记》、李佳白译《新译英吉利史》、林乐知译《英兴记》、斐有文译《英史择要浅录》等，目前的研究都十分有限。因而需要更多的学者象本书作者这样，能够展开扎实的考订和研究工作，以全面建构近代来华传教士所呈现的英国形象，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

本书作者莊钦永先生1996年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荣休之后，一直笔耕不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术研究。2009年他更是请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之职，专心著述。又屡次自费远赴英国、美国等地图书馆、档案馆搜集资料，乐在其中，不以为苦。这种不存任何功利心，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最是可贵。

莊先生常常谦逊地称自己学识不足，进入学术殿堂太迟。其实他是学界前辈，早年在文献整理方面已经著作等身。近年来他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向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汉文著述及翻译研究，与我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交集，因而有机会共同出席学术会议，探讨学术问题。每一次与他见面都相谈甚欢，他不论年资，不问出身，只谈学术，他的学术激情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本书也再次展现了他深湛的考订功夫和学术积累。莊先生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作为后学，着实惶恐，但面对先生的一片挚诚，又不便推辞，只得斗胆僭越。我想通过这篇序文，对莊先生所做的研究工作表达敬意！

2014年10月于耶鲁大学

鸣谢

《“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这本小书今天能与读者见面，我应该感谢的人太多了。

首先感谢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师振羽教授提携奖掖之忱。没有他的提议、催生，这书或许永远不会诞生。也感谢新跃中华文化中心副主任符诗专教授对这项研究计划的积极支持。

其次，我得感激内人黄超群一生无私的付出与给我的支持，让我能在学术道路上不停地往前走。打从年青时代，她就当家理纪，全心全力打理家中巨细各事，照顾孩子的教育，使我无后顾之忧，在时间夹缝中搜集、阅读资料，及撰写论文；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给我完全的自由，购买我所需要的图书与昂贵的档案资料，自资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在我辞去大学职位后，这种支持仍然延续下去。我是幸福的，是快乐的。能有超群陪我走这一生，此生足矣！

我也特别感谢挚友李牧师宗高博士这些年在学术道路上所给的鼓励，及在人生旅程上的指引与教导。

在此也衷心感谢前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苏精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宋莉华教授拨出宝贵时间，大笔赐序，光我拙篇。¹ 他们三位是新教传教士研究专家，治学严谨，撰著勤奋，是我非常敬重的大学者和学习的楷模。

这本书之所以能写成，实有赖于我多次到英、美、荷和澳等国之图书馆、档案馆所搜集的资料。在我进入新教传教士这一学术领域后，自2004至2014年整整十年，我前后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各图书馆、

¹ 按，三篇序文之排列秩序以学者年龄为准。年长者在后，年轻者在后。

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 (New York Public Library)、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美国圣经公会档案与图书部；英国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剑桥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图书馆，及大英图书馆；以及澳洲国家图书馆、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等等。对上述各馆职员的专业服务，我在此一并献上万二分之谢意。

在澳洲国家图书馆访书时，感谢我年青时澳洲国立大学同窗好友邓青平兄的热心帮忙。2013年7-8月，在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East Asian Library, Leiden University) 查阅郭实猎资料时，承同道好友高柏博士 (Dr Koos Kuiper) 热情款待与协助，高谊可感。

此次为了撰写这书，上篇部分承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黄淑薇助理馆长代印《广州纪事报》资料，英国国家档案馆以及伯明翰大学卡贝利研究图书馆 (Cadbury Research Librar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提供郭实猎之档案资料。下篇部分则有赖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丰富藏书。英国利兹大学图书馆 (Leeds University Library) 璐丝·雅诺女士 (Ms Lucy Arnold) 协助提供《大英国统志》复印本。雅诺女士、及哈佛燕京图书馆郑馆长炯文博士慨然同意我复制《大英国统志》中的图片，香港海事博物馆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图书馆苑毕清主任提供郭实猎肖像，增加本书的光采，我十分感念。

这书上篇的部分内容见于我这三年所写的几篇论文中。它们是：〈翻译的政治：“皇”、“王”之论争〉²、〈“镀金鸟笼”里的呐喊：郭实猎政治小说《是非略论》析论〉³、〈郭实猎《大英国统志》及其中之“大英国”与“皇帝”〉及“The Politicis of Translation: ‘Da Ying(guo)’ (Great England) and ‘Huangdi’ (emperor) in Karl F. A. Gützlaff’s Two Novels”。⁴ 后三篇分别是受邀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

² 刊载在日本关西大学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的学术期刊《或问》第18号(2010)，页85-125。

³ 后载于张西平主编《国际汉学》第24辑(2013)，页72-99。

⁴ 拙文已被接受收入是次研讨会论文集内，将由英国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出版。

心与上海出版博物馆联办的“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与交流”（2011年11月25至26日）、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近代历史研究中心和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联办的“近代中国基督教与现代性——比较视角”（2013年6月14至15日），及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和韩国釜山大学联办的“经典的重构：宗教视阈中的翻译文学研究”（2014年6月21至22日）上发表的论文。笔者衷心感谢中国近现代新闻博物馆林丽成馆长、邹振环、沈国威、张西平、李雪涛、顾钧、李金强、黄文江、张云开、宋莉华诸教授之厚爱与盛情邀请。

在此付梓之际，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经理林洁丽女士、八方文化创作室编辑何华先生费心费力，总司各项繁琐的出版事宜，李丽芳女士费神精致排版、张伶女士代为设计封面，也应一并在此致谢。

莊钦永谨识

2014年9月30日

又，读者尚请注意：

- 一、除了下篇因要保持二种《大英国统志》之原貌使用繁体字外，全书是以简体字排版印刷。
- 二、书中凡提及国名 Singapore，一律译作“新加坡”，唯在提及美部会的印刷出版机构时，则据其原名作“新嘉坡坚夏书院”。